

原文刊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 第 10 期

另一种声音：国际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的质疑与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宋瑞

摘要：近年来生态旅游成为全球旅游业的一个热点，受到各国政府、研究者、非政府组织以及业界的重视。在一片推崇赞美之声背后，许多学者也对其理论可行性和实际效果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倾听这些不同的声音，并对相关问题进行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生态旅游的概念，并实现其健康发展。

关键词：生态旅游；质疑；批判

Another Voice: Queries and Criticism on Ecotourism of International Academia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Trade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ONG Rui

Abstract: Ecotourism has been a hotspot issue which has drawn lots attention from governments, researchers, NGOs and tourism industry in the world. Besides of the praise and canonization, however, many scholars questioned on ecotourism's theoretic feasibility and criticized its practical performance. To listen to these opinions and reflect on the related issues will help us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cotourism and develop it healthier.

Key Words: Ecotourism; Queries; Criticism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实现形式，生态旅游成为全球旅游业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从相关研究来看，最初学者们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生态旅游的概念、原则和目标上，更多地探讨其可能具有的潜力，更多地表现为提倡和推广的热情，随着生态旅游理论和实践的推进，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旅游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多地表现为理性的审视和批判。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国际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理论可行性的质疑以及对其实际效果的批判越来越多。

一、对生态旅游理论可行性的质疑

1、对其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的质疑

对生态旅游的质疑始于对其理论基础——可持续发展的质疑。1994年出版的Cater和Lowman所编辑《生态旅游：一个可持续的选择？》一书就是例证^①。很多学者首先对可持续发展概念本身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现实性提出了质疑。同时认为，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应用于旅游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时，将面临更多的挑战。Buckley（1999）集中讨论了在定义可持续旅游时所面临的问题，认为定义什么类型的活动是不可持续的可能会更有效一些^②。Harrison（1995）也指出，“可持续”的概念很难应用于社会文化现象——“在衡量一个社会系统的持续性时，究竟哪些社会和文化特质是功能建构（functional）的，哪些是功能解构（dysfunctional）的非常困难。即使可以把社会系统看作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但依然很难解决这个问题”^③。

2、对旅游者动机的质疑——生态旅游还是利己旅游（Ecotourism or Ego-tourism）？

生态旅游提倡者认为生态旅游者具有较高的环境保护意识，同时能够尊重当地文化。但也有很多人对生态旅游者的动机提出了质疑。Wheeller（1994）明确指出，生态旅游（ecotourism）和利己旅游（ego-tourism）是近义词，对于那些所谓的“生态旅游者”来说，总是方便优先于道德，那些表面上卖弄乖巧，声称对环境敏感的人，会为了追求自身的方便而实际上不考虑给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④。反对者还指出，“生态旅游者”是为了寻找“未受干扰”或“真实”的地方，为了满足自己的猎奇欲望，而在大众旅游的“老路”之外，开辟新的目的地。一旦一个目的地建好，开始接待大众旅游者，就会对生态旅游者失去吸引力，这些更敏感的、更看中“未经人类干扰”并愿意为此支付高价格的旅游者就会走掉，留下消费能力低而对环境不太敏感的大众旅游者，自己转向其他地方，又开始同样的过程。就像是“蝗虫”一样，对于那些一心想要寻找更远、更不被人了解、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和文化特色的目的地的生态旅游者来说，没有什么地方能够躲得过他们的足迹，从肯尼亚到坦桑尼亚，再到波斯瓦纳、纳米比亚，然后跨过大洋到印度尼西亚或中国^⑤。

有的学者还将生态旅游者的需求同后殖民主义对荒野的推崇、对“土著人”的着迷和二战出生高峰所产生的消费者文化相结合，认为这是为了满足那些充满了浪漫主义和乡愁情怀的中产阶级的需要^⑥。这些人只是为了从城市环境中解脱出来，逃避平庸、简单的工作生活节奏，寻找美和自然，根本不是为了保护环境^⑦。

3、对生态旅游者消费行为的质疑

生态旅游提倡者的一个假定前提是生态旅游者是“环境大使”和“文化大使”，他们会通过与自然和其他文化群体的接触，提高对后者价值的认识和尊重。但是，有人提出，生态旅游者对文化的忽视是非常严重的。在现实的生态旅游活动中，观看非洲的大象或狮子远比了解当地部落的人更重要，观察生活在海底的鲸鱼远比了解在海浪上工作的渔夫更有趣；生态旅游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接触也仅仅是为了满足其猎奇的欲望，在这里，文化被肤浅地商业化、展示化，并没有提倡者所认为的那种真正的尊重。而且，不管是对动物还是文化，都

是按照生态旅游者的审美观进行“比美”，似乎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满足旅游者的需求，按照旅游者的偏好进行定价，根本谈不上尊重^⑥。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我们很难区分为了猎奇性的娱乐与以尊重为前提的兴趣，而在现实中，往往将文化异化或者贬低，变成一个可供消费的商品来满足那些追求异国情调的旅游者。

4、生态旅游行业/企业动机的质疑——生态旅游还是生态伪装和生态销售（Ecotourism or Eco-facade or Eco-sell）？

对生态旅游最为激烈的批判集中在旅游业的“环境机会主义”上。反对者指出，在不能深入了解生态旅游的确切含义的情况下，就予以大力推广，使得该术语变成了一个市场营销术。很多企业只是把生态旅游看作是“生态旅游伪装”，通过“刷一层绿漆（green washing）”来迎合市场需求，获得竞争优势。例如，反对在哥斯达黎加建造大型旅游设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指出，“开发商只是狡猾地利用了时髦词，其目的仅仅是为了中饱私囊”^⑦。反对者指出，这些以利润最大化和自利为主导思想的企业，只是为了投其所好地讨得客户的欢心，吸引旅游者，并不可能真正将环境保护和当地收益放在首位，而旅游行业，包括像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这样的国际组织在内，实际上也都是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标签。

5、对南北关系的质疑——生态旅游还是生态剥削（Ecotourism or Eco-exploitation）？

有些学者指出，在西方环境主义的驱动下，新的绿色运动以生态旅游的形式正在席卷第三世界，与之伴随的是一切旅游障碍（包括物理障碍、经济障碍、组织障碍和法律障碍）的去除。人们担心，生态旅游的发展将会加深目前北方对南方的剥削。因此，有人建议将“国际生态旅游年”改为“国际生态旅游反思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Reviewing Ecotourism）”，要考察北方国家企业对南方旅游业的经济霸权，不能让生态旅游变成“绿色资本主义”的一个工具^⑧。

6、对利益相关者合作的质疑

生态旅游提倡者的一个假设前提是行业、政府、非政府和当地社区之间存在紧密而和谐的合作。而反对者认为这种观点太简单化，根本不实际，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不同参与者之间巨大的利益和动机差异，而正是这种目标和利益的矛盾造成了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不平等和分配中的矛盾。West 和 Brechin（1991）认识到生态旅游收益被大规模企业所垄断的趋势：“旅游发展高度集中和资本化的形式根植于竞争优势、政治经济权力、中央政府赚取外汇的动力……，而生态旅游提倡者却闭着眼睛说当地居民一定能够从旅游收入中获得大量的经济收益，不承认、事实上也不了解旅游带给当地人收益的社会结构条件”^⑨。在这种情况下，冲突以及保护和发展目标之间的交易很难给旅游业带来更多的平等和公正。

7、对社区参与—收益—保护机制的质疑

生态旅游提倡者认为，通过提高当地社区的参与程度，就可以使其获得更大的收益，尤其是经济收入；获得了经济激励的社区由于认识到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价值会更加重视对其的保护。但是，很多案例研究表明，首先，社区的自治程度高低和所获得的收益并不能成正比，社区是否能够从生态旅游开发中获得充足的收益，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包括当地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旅游专业化程度等。Sven Wunder（1999）在对厄瓜多尔亚马逊地区三个不同社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分析就证明，三个从事生态旅游的社区中，最成功的一个社区的最大优势在于其领头人是传教士的后代，从小生长于当地文化之中，青年时期在北美接受了教育后返回厄瓜多尔，从而同时具有西方教育和土著文化两方面的知识，而不是由于当地社区的参与程度^⑧。其次，当地收益的提高在某些情况下并不必然与保护贡献的增加成正比，例如手工艺品销售额的提高就有可能造成对稀有动植物物种的过度利用。

二、对生态旅游实际效果的批判

生态旅游究竟是否真的实现了提倡者们所期望的那些目标？是否为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保护区和当地社区带来了合意的结果？很多学者通过实例证明，生态旅游并没有带来美好的结果，其现实表现很不如人意。

1、环境陷阱——生态旅游还是生态恐怖主义（ Ecotourism or Eco-terrorism ）？

生态旅游的环境影响问题一直是有关学者和机构关注的焦点，也是反映生态旅游能否真正实现其主要目标之一的重要表现。人们提出了很多环境技术（如生态账户、“谁污染谁付费”原则、环境影响评估，即 EIA 等）来实施对生态旅游环境影响的控制。但有学者指出，目前的研究很少对这些方法的局限性进行讨论，如环境影响评估通常都不是由独立的机构来进行的，而是由工程所有者雇用相关机构来完成，因此大部分都是按照有利于企业的方式进行的。关于“生态旅游”破坏生态的研究和报道比比皆是，如在尼泊尔，一个村庄每年要砍掉 1 公顷的野生杜鹃来给“生态旅游者”做饭和烧洗澡水，大量类似活动的发生造成尼泊尔水土流失和水灾；在伯利兹，污染了水源的快船将海牛从海滩上撵走；旅游者的噪音干扰了加拉帕格斯群岛的信天翁，迫使它们将巢穴从旅游者经过的路线中迁走等等^⑨。如何控制旅游活动对环境，尤其是自然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成为了生态旅游的一个巨大考验。

2、社会侵蚀——新的殖民主义

对于生态旅游的另一种指责与其社会影响有关。有些学者在对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禁猎区和其他保护区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这些保护区的建立，使得当地人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生活。如 McIvor（1994）对津巴布韦人与保护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指出，“尽管旅游也带来了就业机会，甚至刺激了周围地区手工艺品的发展，但是在人们心底最深处产生了离间和被剥夺的感觉”^⑩。尽管生态旅游提倡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基本的原则，但是 Antia Pleumarom（1998）认为，实际上，当地居民很少参与生态旅游的规划和实施，他们

没有什么决策权。当地社区仍然面临着被剥削的现象，包括失去文化和社会的独立性，从而进一步地破坏了当地人的自治，让他们依赖于外部力量，使得当地组织难以发挥作用。而生态旅游所引起的行为和价值观的变化（尤其是年轻人）、色情、疾病等和大众旅游有关的问题很快也都在生态旅游目的地出现^⑤。

反对者指出，在很多情况下，多样的社会和经济活动被生态旅游的“单一文化”所取代。而当地种族则成为了自然景观和野生动物的“富有异国情调的”背景。对旅游者浪漫主义情怀的满足导致了土著文化的消失。除了坚持要从旅游开发商手里收回祖传土地，土著人组织和支持团体强烈谴责生态旅游在制造“人类动物园”。Munt（1994）还指出，“种族主义不仅仅是被制度化了，而且通过媒体被再生产和时尚化了，从而强化了我们的错误印象。我们无法穿过‘笑脸’而看到现实”^⑥。因此生态旅游往往会强化制度化的种族和阶层歧视。1995年初在菲律宾召开的“旅游、土著人和土地权”的亚太会议上，就有参会者指出，旅游业对土著人的影响，是新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的重演。

3、当地发展——公平还是分裂？

生态旅游提倡者认为，生态旅游的发展能够促进当地社会的发展，使其从中获得充分的经济和社会收益，而其本身的社会结构也会因此而得以加强，实现本地区与外部地区的公平发展和本地区内部的公平分配。但是，有些学者指出，由于受经济实力、经营技能、教育水平以及本地区的经济结构、地理位置等的制约，当地人不仅不能真正参与到生态旅游的经营和决策中，而且实际获得的经济收益非常少；而极为有限的经济收益也没有能够在社区内部得到公平地分配，从而加剧社区内的差异和分化，造成嫉妒、排斥以及更加激烈的内部冲突和摩擦。

4、最终趋势——今天的生态旅游就是明天的大众旅游？

由于发展生态旅游的很多国家都是欠发达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的边远地区，生态旅游往往被当作是解决这些国家和地区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但反对者指出，在这些地区，生态旅游的发展正破坏着其赖以存在的基础。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企业、社区和家庭，从生态旅游中获取收入成为了主要的目的，而提高收入的一个必然途径就是接待越来越多的旅游者，而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所谓“生态旅游者”而来的，除了经济收益以外，还有负面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以区别于大众旅游为发展初衷的生态旅游，沿着铺就的道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它的对立面——大众旅游。比如在被誉为生态旅游楷模的哥斯达黎加，Castilho（1994）发现，其生态旅游的发展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走向了大众旅游，从而把这个以发展生态旅游而闻名的国家变成了生态旅游的“墓地”^⑦。

三、生态旅游质疑与批判引发的思考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至今，有关生态旅游的各种正面和负面的、支持和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这种多声部使得生态旅游的面貌更加错综复杂，也更加接近现实。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声音背后，反映了不同人对理想世界中的生态旅游的描绘和对现实生活中的生态旅游的评判，反映了不同的理想描绘和现实评判之间的撞击、交错或者融合。

目前，我国各地对发展生态旅游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一些省份还提出了建设生态旅游大省的目标。通过了解国际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的质疑和批判，同时结合我国生态旅游发展的条件及问题，要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深思。

1、要冷静看待我国发展生态旅游的条件

生态旅游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除了必要的自然资源和社会文化特色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相关主体和要素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包括旅游供给方（旅游目的地），也包括需求方（旅游者）；既包括旅游开发商和经营商，也包括旅游管理部门；既包括旅游业的相关行业，也包括旅游目的地当地居民；既包括硬件设施和技术条件，也包括人员和管理制度；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具备开展生态旅游的基础。从需求方来看，生态旅游发展需要素质高、有责任感的旅游者群。国外的调查显示，生态旅游者在一地停留时间长、花费高、倾向于使用简陋的茅舍树屋、简易的非机动车辆、同时遵守严格的行为准则，这些人不仅具有强烈的回归自然的愿望，更具有极高的环境保护意识，愿意从行动上、经济上真正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自己的贡献。而我国大部分旅游者还不具备进行生态旅游活动的社会心理和经济基础，普通旅游者的环境意识不强，需要随时提醒其不要乱扔垃圾请勿随地吐痰；一般旅游者的消费观念还是平时节俭艰苦，但出门舒适享受，不可能花比一般旅游更高的价钱来“花钱买罪受”。从供给方来看，生态旅游需要既有责任感又有专业能力、既懂旅游经营又真正保护环境的开发商和经营商。生态旅游经营商与一般旅游经营商不同之处在于其不仅需要具备获得经济收益的经营能力，更需要有环境保护意识和专业技能；他们既是生态资源的使用者，更是其保护神；既是游客的服务者，更是其教育者；既是当地人的雇用者，更是其合作者；既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管理，又积极参与当地社会的发展。不仅在我国，就是发达国家具备这种素质的经营商也并不很多。从运行体制来看，生态旅游需要有健全的管理机制，有完善的管理机构和人员来监控每个环节；需要完善的法规条例来规范企业和个人的行为；需要完善的制度来协调包括当地人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在这方面，我国也存在很大差距。总体而言，我国还不具备大范围开展生态旅游的条件。否认这个事实，不仅无益于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

2、不可夸大生态旅游的作用

对于生态旅游的潜在作用和实际影响，要客观看待，既不能否认生态旅游的积极作用，更不能夸大它的贡献。生态旅游只是一种特定的旅游形式，其规模、份额、经济贡献等都不可能超越或替代以大规模、标准化、低价格、高效率为特点的大众旅游，也不能够沿用衡量

传统旅游的指标（如旅游收入、旅游人数等）来评判生态旅游，不能够将地区经济发展的希望主要甚至全部寄托在生态旅游上。正像世界旅游组织为 2002 年国际生态旅游年确定的口号中所指出的“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关键”，作为各种矛盾、冲突最为集中的一种旅游形式，生态旅游最能够体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复杂性和困难性，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生态旅游的成功对于整个旅游业发展来说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生态旅游的发展只是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探索出了一条现实的道路，但它不可能替代整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所有的旅游形式（尤其是占主流的大众旅游）都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

3、要特别生态旅游的负面影响

由于生态旅游往往是在生态环境比较敏感、当地文化特色鲜明的地方开展的，因此要特别关注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环境负面影响和社会文化负面影响。正如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在 2006 年 8 月底召开的全国生态旅游现场会上所指出的，我国在发展生态旅游过程中，由于引导不够、盲目开发，存在对资源和环境损害的现象，对此要高度重视。除了尽快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生态旅游管理条例》等）外，还需要制定《生态旅游国家标准》，实施生态旅游认证，确保将生态旅游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

注释：

-
- ① Cater, Erlet & Lowman, Gwen (ed), *Ecotourism: A Sustainable Option?*, John Wiley & Sons, Chichester, Sussex. 1994.
 - ② Buckley, R., A framework for eco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1): 661-665.
 - ③ Harrison, D., *Sustainability and Tourism: Reflections from a Muddy Pool*, University of Sussex, UK, 1995.
 - ④ Wheeler, B., *Egotourism,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the environment—a symbiotic, symbolic or shambolic relationship*, in A.V. Seaton (ed) *Tourism: The State of the Art*, Chichester: John Wiley, 1994.
 - ⑤ J. Swarbrook.,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CABI, 1999
 - ⑥ Bandy, Joe, *Managing the Other of Nature: Sustainability, Spectacle, and Global Regimes of Capital in Ecotourism*. *Public Culture*, 1996 (8): 539-566.
 - ⑦ Lindberg, Kreg, Jeremy Enriquez and Keith Sproule, *Ecotourism Questioned: Case Studies from Beliz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6 (23): 543-562.
 - ⑧ J Swarbrooke., *Sustainable Tourism Management*, CABI Publishing, 1999.
 - ⑨ Panos Briefing, *Ecotourism: Paradise Gained, or Paradise Los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2 (18): 325-337.
 - ⑩ Rodney Bobiwash, *Indigenous peoples, NGOs and the International Year of Ecotourism*, Forum for Global Exchange. 2002
 - ⑪ West, P.C./ Brechin, S.R. *Resident Peoples and National Parks: Social Dilemma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Conservation*, Tucson/ USA: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91.
 - ⑫ Sven Wunder, *Promoting Forest Conservation through Ecotourism Income? A case study from the Ecuadorian Amazon region*. online document, 1999.
 - ⑬ Herbig, Dwight, (Consultant editor) *World Travel: A Guide to International Ecojourneys*. New South Wales: Weldon Owen Pty. Limited, 1996
 - ⑭ McIvor, C. *Management of Wildlife, Tourism and Local Communities in Zimbabwe*, DP 53, Geneva: UNRISD, 1994.

-
- ⑮ Antia Pleumarom, Ecotourism: Reflections for a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Conservation Project, online document, 1998.
- ⑯ Munt, I., Eco-tourism or Ego-tourism?, *Race & Class*, 1994(36): 48-60
- ⑰ Castilho, C. Mass Tourism Scheme Beached in Costa Rica, *Panoscope*, 1994 (6): 56-67

[作者简介] 宋瑞（1972-）女，汉族，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后，近期关注休闲、出境旅游、旅游资源管理等问题。Email: hello.sr@263.net

联系方式：64438826（H），13910329960，songruicass@hotmail.com，prettysunny@126.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100836）